

经过太短，怀念太长

最初

张皓宸
著

之前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最初 之前

张皓宸 著

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初之前 / 张皓宸著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9.5

ISBN 978-7-201-14661-4

I. ①最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70082号

最初之前

ZUICHU ZHI QIAN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刘 庆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	300051
邮购电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子信箱	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	张 璐
产品经理	马伯贤
特约编辑	金晓芸
装帧设计	TOPIC DESIGN

制版印刷	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145×210毫米 1/32
印 张	9.25
插 页	2
字 数	230千字
版次印次	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9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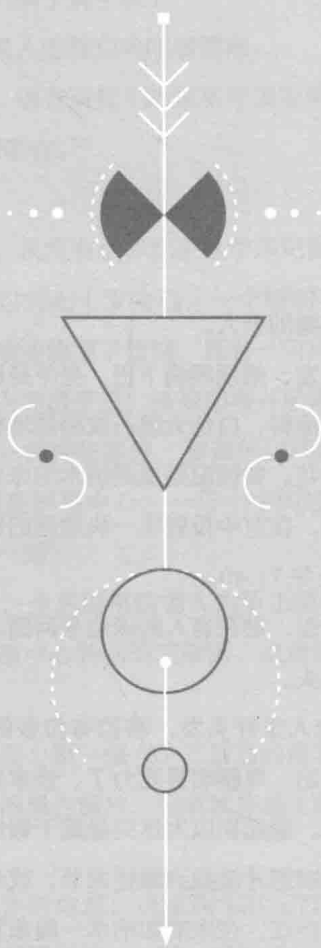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(021-64386496)

目录

00:00	1
00:10	11
00:09	40
00:08	70
00:07	96
00:06	128
00:05	152
00:04	180
00:03	203
00:02	231
00:01	247

00:00



画面中有一个熟睡的老人。

有型的银色中长发，胡须爬满下巴，身下是讲究的真丝床品，四周墙壁刷着深灰色的涂料，白色大理石纹路的地板上放着一簇用橡果和尤加利叶扎成的干花。黄铜配搭黑胡桃木的床头柜上，智能穿戴手环适时收到信息提醒，在空中投射出一块通透的荧光幕，此刻时间是2060年11月18日上午7:40。

拉布拉多闻声进屋，贴在老人的床边来回蹭。老人从繁复的梦里醒来，如常抚摸它的头。

简单洗漱后，老人盘好头发，将拉布拉多的蓝色饮用水倒在碗里，不知从哪一天开始，弯腰明显吃力了，连拿着筷子刀叉，都要对抗两手不自觉的抖动。他起初以为这只是疏于锻炼的结果，直到记忆时明时暗，需要用力回想才能找到细枝末节；或者突然对生活丧失欲望，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，在床前如枯木一般重复看日落，一天天就过去了。

老人颤悠着手，煎好鸡蛋，从面包机里取出两片烤焦的吐司，夹

好，小心翼翼放到嘴边，却吃不下去。

他索性去衣柜里选了一件衬衫，在落地镜前，来回比画着领结和领带，最终选了一个灯芯绒的红色暗纹领结。出门前，套上呢子大衣，不忘那根银色的狮子头手杖。

拉布拉多趴在老人的鞋边呜咽着道别。

老人戴好手环，语音回复主治医生早晨发来的信息。

“我不治了，谢谢你。”

关于这个老人，其实有很多比在这个年纪查出胃癌晚期更值得说的事。昨夜，他刚过完七十岁生日，一个特别不像样的时髦老头儿，与一块插着细条儿蜡烛的栗子蛋糕，还有一只从亚马逊订购回来的仿生拉布拉多，在偌大的房子里，庆祝即将开始的时光旅行。

老人昨日收到一封神秘邮件，复杂的过场动画后，“时光投影技术”几个大字出现在屏幕中心，一行小字闪过：“如果给你十分钟，你想回到过去的哪一刻？”

昏暗的房间里，全息屏幕给老人的矫正眼镜镀上一层淡蓝的膜。他觑起眼，盯着画面中心转动的三维码，点击识别。

地址定位的地方，是一栋六十二层高的浅灰色圆柱形建筑，墙壁上规整排列着凸起的黑色窗户，远看就像是上帝遗漏的一块巨型乐高碎片。

根据三维码扫出的信息，这家叫 SOULTIME（灵魂时刻）的公司，研发了一项新的黑科技——时光投影仪，这是近年来唯一通过国际技术许可协议的时空革命。

每个濒死的人，都可以凭合作医院开具的证明有偿享有仅此一次

的时光投影。项目目前在体验阶段，是会员邀请制。

简单来说，就是时间旅行，但不完全是穿越，因为只是将此刻的灵魂，投射到过去的你身上，你可以看看曾经，与遗憾对话，而投影全过程只能持续十分钟。

“您还有哪里不明白吗？”梳着油头的管理员正坐在老人对面，他戴着黄色条纹复古眼镜，臃肿的白色制服里似乎藏着银色亮片背心和玫红色喇叭裤，下一秒电音响起，应该就会扯掉制服原地起舞。

老人从舞池的情景回过神，几分钟前，他跟随管理员乘电梯抵达六十二层时光投影服务中心，这里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十个房间，以古罗马数字逆时针区分，每个房间都配备一台时光投影仪，在电梯间墙壁的荧光幕上，显示着各个房间的使用情况。

扫视完这间纯白色的“IV”号房间，老人整理好领结，看着管理员胸口名牌，彬彬有礼道：“Dandy，你好，为什么选中我啊？”

“您够讲究啊。”Dandy对着老人按下动态相机的快门，取出照片递给他看，说道：“这是主打老年消费群的产品，我们也是要考察KOL（Key Opinion Leader，关键意见领袖）带货能力的，虽然都2060年了，还是得看脸。”

动态照片上的自己被闪光灯吓住，神情略显尴尬，老人支着下巴颏，照片顶端若隐若现的一行“For My Soul”的标语让他看得兴奋又局促。

“然后是一些资料需要跟您核实。”Dandy翻开档案夹，把照片贴在勒口，开始记录，“我看您四十年前有过一次婚姻是吧？”

老人点点头，道：“当时为了应付我母亲，差不多就结婚了，但没有爱，撑不了太久。”

Dandy 说：“所以还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多好，没有婚姻约束，大家接受大数据匹配的最佳恋人，不用花时间磨合，也不累，最关键的是还不会分手。”

老人反呛道：“但是年轻人，这一切都让数据给包办了，你们还知道什么叫爱吗？我看这叫达成协议的合作。”

“爱就是合作啊！”Dandy 说完，见老人不语，接着问，“您现在还有其他非超级人类的社会关系吗，比如自然受孕的子女或兄弟姐妹？”

“我家的狗算吗？”

Dandy 一笑，利索地合上档案夹：“我们开始吧。”

说罢，起身操作白色的电子墙，输入了一连串复杂的数字密码，在英文机器女声的一番聒噪后，墙内裂开黑色空间，里面装有一个手掌大的方形机器。机身背后贴附着两枚银色的磁力扣，Dandy 取下一枚，拨开老人太阳穴的白发。

“会有一点点疼。”

“你好，我想再问一下，”老人举起手，又缓缓放下，“之前有人靠这十分钟改变了过去吗？”

“……有啊。”Dandy 顿了顿，手一松，扣子吸附在老人额角上。

太阳穴像被针刺了一下，老人皱起眉。

Dandy 有些不自在，俯身向老人耳语：“但我们这机器只会在投影者本人的意识层面留下记忆，对现实是不会有影响的。放心吧，世界是改变不了的，所有发生都是必然，我们人啊，就跟蚂蚁一样，你换哪个方向走都无关紧要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重了。”

不太习惯变得严肃的 Dandy，老人摸了摸扣子，触感光滑。突然，扣子震了一下，他旋即紧张起来。

“老爷子，人都是靠记忆活着的，如果你左右了过去，除了你现有的，还要承担所有改变后的记忆。”投影仪已经开机，墙面出现SOULTIME的标志——两圈星环套着一枚心脏形状的星球。Dandy说道：“我是说，万一记忆不那么美好的话。”

“那也会比现在这样好吧。”老人试图触碰投影仪。

Dandy将投影仪推到桌边，打断他：“好了，张先生，有且只有一次机会，想回到什么时候？”

看到墙上出现自己的名字，老人慢慢闭上眼。

“别忘了，您只有十分钟时间。”

最想回到什么时候？

墙上开始出现电影里的蒙太奇画面，是老人的一生。

七十岁搬到这座卫星城的公寓，在仿生人和仿生狗中，选择了狗，他觉得狗比较安静，只要带“人”字的AI，都有背叛的可能。

六十岁时他拒绝了大数据匹配老伴，膝下无子，按照政策，只要是单身人士都可以住进政府特惠的共享格子社区。但他选择远离人群，到一个水乡居住，他不怕成人化的孤独，只怕人与人之间假客气的热闹。

五十岁时，母亲在睡梦里去世，母亲生前市井又乖张，张一寻与她的关系并不好，但她提过，死后不想困于深山。于是他用了时下最潮的宇宙葬，把母亲的骨灰系在橡胶树液做成的气球上，飞向太空。在世人偏颇的指点和叶落归根的传统里，老人选择了前者，倔强地做一个不孝子。

四十岁依然困惑的不惑之年，相亲认识的老婆跟他提出了离婚，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五年。

三十岁时，有人愿意给他发表的文字出书，在外资咨询公司和作家梦想之间，为了生存，他选择了不喜欢但高薪的工作。

二十岁时，在大学的散伙饭上，他原本准备了一个藏着告白的可乐瓶，在要不要送给坐在对面的青梅竹马中两难。当女孩被同学激出一句“我以后可以向全世界讨一颗糖吃，就是不能浪费时间跟太熟的人谈恋爱”后，在送与不送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，从此青梅枯萎，竹马老去。他提前离席，没有与任何人告别，一路向北，成为北漂。

普通人的一生，应该有很多次选择之外的选择，总是在时间经过后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如果当初没有这样就好了，如果当初选择那样就好了。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在凡常的日子面前不敢有丝毫逾矩，在遗憾中不断试图忘记，但越想忘，记忆就越深刻。

南墙义无反顾地撞过，黄粱一梦的欢喜也落空过，心头的朱砂痣不忘，床前怎会有明月光。

老人眼皮抖动，墙上的画面停在2012年，大学毕业的那个夏天，散伙饭办在城中心最热闹的火锅一条街。牛油锅的味道打翻在空气中，与屋内强劲的冷气胶着着，把鼻腔挑拨得难受。

老人好像真的闻到了火锅味，还听到了四周嘈杂的声音。

耳鸣袭来，他不适地低下头，再一睁眼，是皮肤光滑的手背，他忐忑地抬起手，骨节清晰，有力而坚定，不再认命地颤抖了。

抬眼看，桌前正坐着当年的同学们，记忆一时间跟不上思绪，好几个都叫不出名字了。

“朱夏！”坐在老人身边的方脸男生激动着发言，“我觉得你今后肯定会跟张一寻好的。”

“别恶心我们了！”那个叫朱夏的女孩看样子喝多了，撂下筷子，捂着心口，拖着气儿说，“两个人能在一起，早就在一起了。生花生是甜的，煮熟了就不甜了，我以后可以向全世界讨一颗糖吃，就是不能浪费时间跟太熟的人谈恋爱。”

这句刺激的话终于让他适应了穿越的事实，老人用力看了看缺席他生命这么多年的女孩儿，微卷的长发随意盘起，衣服没遮住的四肢瘦削，肤白如雪，但脸上肉嘟嘟的，随着说笑的频率，眼睛里总像有水似的，轻轻一漾，就能看到光。

老人笔直站起身，这种挺拔的身体记忆，终于失而复得。此刻的他，特别想过去直接抱住朱夏，但必须要克制自己，即便要冲动改变过去，这也不是让她爱上自己的最好方式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老人冷静下来，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场。

“一寻，你喝多了吧。”这个说话的叫什么来着，陆——乘风。大学表演系的颜值担当，用五十年后的审美看起来，仍然帅得无可挑剔。

“他醉了。”朱夏笑得花枝乱颤，脸上泛起红晕。

看着朱夏满脸的胶原蛋白，老人想起她迷信的美容招数：“你还用淘米水洗脸吗？”

“滚蛋，小时候的事儿你还拿来乱说。”

“看来记性没有那么不好啊。”老人继续逗她。

“张一寻，你去死！”朱夏一乱，手机没拿稳，直接甩进了锅里。

一帮损友笑出眼泪来，朱夏用筷子解救报废的诺基亚，心疼地嘟囔着。

“你还是老样子。”老人粲然一笑，不自觉露出上了年纪的口气，

“这些年还好吗？”

“你在说什么?!”朱夏皱起眉。

身子忽而有一丝过电的感觉，意识似乎清晰了些，一瞬间好像又看到一面白墙。上面的电子时钟在做最后的倒计时。老人终于想起此时此刻在做什么，他想着看一看就好，看一看就好。但真的看见了，多年来的不甘心又涌上心头，他不忍面对，眼前的美好即将再次失去。

十分钟的时间回到过去，大部分人都会选：有冷饮的夏天，第一次脸红心跳亲吻初恋时，升学第一天入学仪式时，与弥留亲人的最后一点温存时光。

从前比现在快乐。因为从前纯粹的笑很容易，现在连取悦自己都难。

如果张一寻选择告白，如果朱夏对他还有友达以上的一点喜欢，如果所有爱情故事的结局，都是“在一起”三个字。

如果有如果，那后来是怎样的后来。

Dandy 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：“张先生，还有最后一分钟。”

老人恍惚了，他靠在椅背上，背包的肩带嵌进衣服，他慌张地翻开身后的背包，里面果真藏着一瓶可乐。

墙上的电子时钟正在做最后的倒计时。

00:15

00:14

00:13

脑中像是自己与自己对话。

年轻的张一寻问：“你觉得你能改一个更好的结局吗？”

“且看。”老人回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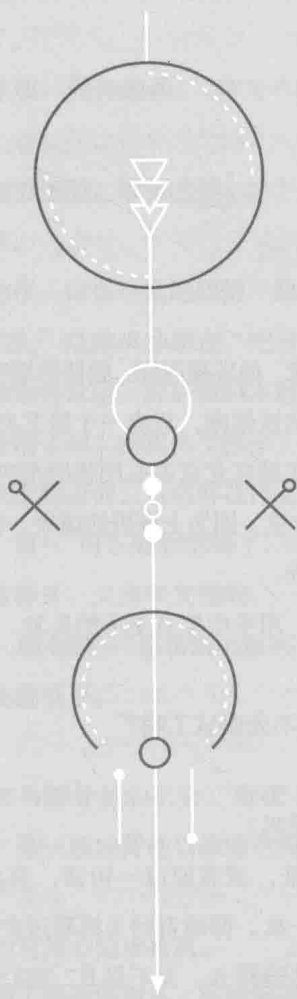
老人拿出可乐瓶，站起身，放在了朱夏身旁，叮嘱道：“除了你，谁都不能喝。”

00:12

00:11

…… 

00:10



张一寻从床上醒来，他环视周围，裂漆的墙壁，十来平的单间，除了身下勉强睡下两人的铁架床，只有一个铁艺桌子和四张色彩感人的塑料凳。他确定自己正躺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小房子里。对面的卧室住着一个从南昌上来的女生，因为上夜班的缘故，平时几乎打不上照面。

外面洗手间有动静。

朱夏洗完头进屋，用毛巾擦着未干的头发，劣质的棉质睡衣也挡不住她的风情万种。

“赶紧起床啊，你不去面试了啊？”

你们有过那种感受吗？

就是看到一处场景，或者说过一句话，突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像是重新经历了一次。抑或者回头再看过去的某个选择，你也不知道当时怎么脑袋一热选择 A，而不是 B，就好像平行时空的莫名回响，帮你做了决定。

我们的身体里，会不会住着很多个灵魂？

这是困扰张一寻很久的问题。

三个月前的大学散伙饭饭桌上，张一寻回过神，发现背包里的可乐竟鬼使神差地出现在朱夏身边，他吓得脸色陡变，记忆断了片儿，不敢相信是自己喝醉了。

朱夏来回捣鼓可乐瓶，嫌弃地说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不喝碳酸饮料的。”

“我喝！”方脸男撅着屁股，准备上手。

张一寻惊得叫出声。

大家停下手里的动作，目光一致地捆他一脸。

“喝什么可乐，喝酒。”陆乘风神助攻，把可乐放回朱夏旁边。

惊魂未定的张一寻如坐针毡，只好借口不舒服提前离场。回学校的路上，坐的电动三轮翻了车，他扭伤了脖子，后背被沥青路磨掉了块肉。第二天朱夏赶来医院看他，水果鲜花什么的也没带，但在走之前忍不住拍了他的肩，说：“可乐被我爸喝了。”

张一寻狼狈地按着脖子，又庆幸又挫败。

朱夏在门口停下，回头笑：“他看到上面的5201314了，让我转告你，这个保质期，他批准了。”

朱夏决定放弃留校当辅导员的机会，跟张一寻一起去北京打拼。他们收拾好行李那天，张一寻后背伤口的痂也脱落了，刚好形成一个桃红色的心形。

因祸得福，前胸后背的心同步雀跃。

人就是这样，触到了多大的霉头，就能换来多大的幸运。命运的侧隐心，总在你跟它比惨的时候，朝你低头。

关于普通人的爱情，如果相遇而后无缝变成相爱，就是缘分，但